

夏群小说《文字药房》品读

夏群，安徽庐江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文学艺术院第七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46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原创版》《四川文学》《广州文艺》《山花》《雨花》《绿洲》等刊物。出版小说集《荒城》《文字药房》。

孤岛与航道

巨维希

阅读《文字药房》的过程中，最强烈的感觉是困顿和孤独，仿佛每个人都被围于一座孤岛，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出路。美国作家怀尔德在《存在主义的挑战》中曾言：“人孤独地站在一个与他疏远又陌生的世界中。”这句话仿佛为《文字药房》中的所有故事写下了注脚。夏群以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和深沉的共情能力，在八个故事中描绘了一座座现代人的孤岛，却又巧妙地勾勒出连接这些孤岛的可能航道。

《文字药房》中的孤岛状态首先体现在亲密关系的异化中。《亲情存折》中的姐弟虽血脉相连，却因性格的矛盾而渐行渐远，只依靠一条父亲遗留下的存折任务维系交流的独木舟。这种亲密关系中的交流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尤为常见——我们与最亲近的人之间，往往横亘着最宽的海峡。《木字旁们》中的父子与师徒关系同样如此，传统的技艺传承本应是心手相连的密切交流，却因代际差异和沟通障碍而变得困难重重。

当语言不再是沟通的工具而成为伤害的武器时，《出走》中耳背的郑水生选择放弃声音，以沉默爆发出对此种语言暴力的最强烈抗议。更具反讽意味的是，陌生人之间通过晨跑时同步的呼吸所建立的默契，竟超越了家人间言语交流的真挚。这一极端情境直指现代交流的痛处——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交流工具，却常常陷入“越沟通，越隔阂”的怪圈。《A或非A》中老布试图在网络上拯救处于自杀边缘的人，这表面上高尚的救助行为，却是对自我愧疚感的宣泄和赎罪。老布

对救助对象的肤浅理解，与《从终点出发》竭尽全力为病人做出临终关怀的顾愿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虚拟交流的局限性。

然而，夏群并未止步于困境的展示，而是积极寻找连接的航道，探索超越孤独的可能性。自我救赎往往需要通过与他人的连接来实现，正如《文字药房》中诊疗室的挂字所言：“度人亦自度。”《文字药房》中的邹丽与陌生男子通过书籍建立联系，小小的书店空间成为对抗现代性孤绝的飞地。《在终点出发》这篇小说中，顾愿通过帮助临终的病人治愈自己失去儿子的悲痛，被她护理的费大爷对顾愿打开心防后终于得以正视自己的过往，得到心灵的解脱。《出走》中郑水生对家人真诚的关切最终使得儿媳与他达成真正的理解。

在这个数字信号连接起所有空间的时代，人们却因害怕被拒绝、被误解、被伤害，选择自我封闭，甘愿困守孤岛，身患绝症。小说集本身如同一个文学药房，每个故事都是一剂针对现代心理病症的文字处方。它提示我们，虽然完全理解是一种幻想，但尝试理解的姿态本身就已具有救赎价值。正如爱有一万种表达方式，人类也有一万种方式彼此相连——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走出自我设置的囚笼，是否敢于在茫茫人海中发出自己的信号。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每条航道都可以连接起两片孤独的陆地。这也许是夏群《文字药房》留给读者最珍贵的文字处方——在认识到理解与交流的必然困境的同时，依然保持连接的勇气 and 希望。

时光褶皱里的伤痕与和解

洪梅娟

“文字药房”本身蕴含着深刻的隐喻，它内指文字是药方，给人以心灵和情感的疗愈，外现文字所记录的人类的代际、命运与情感。夏群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代际冲突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伤痕与和解的多种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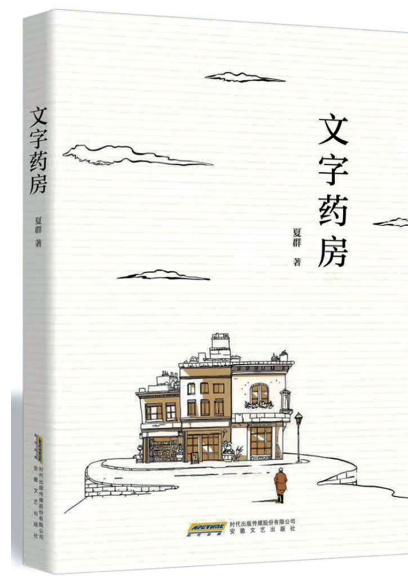
首先，代际冲突的微观呈现。文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学问，代际关系向来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小说集中《亲情存折》这篇小说，就是现实社会中代际冲突的微观缩影。父亲一生怀有两个终极愿望：“他的近万册藏书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和希望姐弟俩在工作之后，每月为对方存一笔钱，在对方人生中出现困境时用以援助。但由于年龄的客观差距、责任的分配不均、情感的不对等付出，使得子辈无法理解通过“亲情存折”的经济往来是否必要。但最终的结果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因此，夏群的小说通过“在场”性的书写，将代际冲突以微观呈现，让我们审视自身家庭的代际关系情况，并期望予以改变，筑牢亲情纽带。

其次，创伤记忆的跨代传递。弗洛伊德指出：“创伤是在短时期内对心灵有效能力分配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能适应的、永久扰乱的某种经验。”保守与变革的代际矛盾必然会引发亲人之间的冲突，形成创伤记忆的跨代传递。《木字旁们》中的主人公杜椿即是如此。小说中，父辈的压抑情绪是通过木字旁的命名来传递，而子辈拒绝使用以往的取名传统，则是代表对这些文字符号的疏离，最

终形成代际冲突，构成“刺猬效应”般的隔阂。但多年后的杜椿不再逃避，他选择修复这段创伤记忆，完成父亲对传统木器文化传承发扬光大的执念。“三杜木器陈列馆”的成立，就是有效阻断创伤记忆的跨代传递的象征。因此，小说就生动地展现了子辈对待创伤记忆从拒绝到修复的过程，引发读者思考。

第三，和解路径的开放探索。传统与现代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对比。在传统与现代的代际冲突背景下，人们对解决问题方式的抉择有其重大意义。在《文字药房》这部单篇中，主角邹莉因女儿的离世而长久地陷入痛苦之中。“文字药房”的出现，使得邹莉开始追寻通过寻求精神寄托来应对创伤的可能。“文字药房”的独特之处更在于，药剂师从不强行推荐书籍，而是通过提问“现在最困扰你的是什么”等问题帮助借阅者进行自我觉察，批判传统家庭中“为你好”式的单向灌输。这种代际冲突和解路径的开放性探索，既批判传统家庭关系的封闭性，又为文学介入现实冲突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总之，《文字药房》以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代际冲突的复杂面貌，展现了创伤记忆在跨代传递中的深刻影响。然而，作者并未局限于展现伤痕，而是为代际和解提供了开放性的探索路径。作品暗示，文字作为情感的载体，能够成为疗愈代际创伤的良药；同时，通过书写与阅读，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那些被时间褶皱掩埋的伤痕。



《文字药房》，安徽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文化乡愁与精神寻根

曾晴

夏群小说集《文字药房》正如其书名所言，是为在社会机器绞杀下罹患种种心理疾病的现代人精心调制的文学处方。其中《木字旁们》正是给那些“嫁接”到城市，根系却深埋家乡的文化游子熬制的药汤。小说通过青年杜椿与家族木匠传统间的复杂纠葛，讲述了一个关于传承与断代、逃离与回归的乡愁故事。

小说核心意象“木字旁”，是杜家人姓名的主要构成元素，也是文化基因的象征。整个杜氏家族以树为名，以木为生。杜椿的名字来自香椿木，“香椿木虽不是红木，却是一等木材，质地坚韧，是百木之王。”这种借木材特性表达对子孙品格期许的命名方式，将家族文化脉络编织进后代的生命谱系中。可杜椿这辈出现了断裂：他和堂弟的孩子都选择了与树木无关的名字，暗示移栽城市的新苗，其内在“基因”已被悄然改写。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鲤鱼墨斗也充满象征意味。这个由太爷爷亲手制作，历经三代人使用的墨斗，笔直地画出了杜氏森林的生长路径，是杜家木匠精神的外在物化。洪枫发来的视频，引发少年杜椿对木匠的好奇，也召唤成年杜椿重回失落精神故地的墨斗“像鲤鱼痛苦地吐出了自己的内脏”。这一充满疼痛感的意象指出：杜椿们实现城市化跃迁是以扯断、掏空与家乡文化根基的联系为代价的；也暗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它既不能被完全抛弃，又难以被顺利接纳，呈现出被“扯出”体外的撕裂感。

《木字旁们》的叙事像精巧的榫卯结构，都市生活与家乡记忆相互交织。在大城市工作的杜椿，实则被困在电脑屏幕的方寸中，“右手操控着鼠标，将文档的进度条上上下下地拉，像锯一根湿木头”。将鼠标的滑动与锯木头联系在一起，既是家族文化记忆的无意识体现，又暗示现代工作的重复性本质。“湿木头”则代表了被现代化逐渐侵蚀的生命力。那些本应成为杜椿生命底色的木器，随着他移居城市逐渐淡出生活，最终被禁锢于玻璃框内，成为再无法感受手掌温度的展品。与此同时，杜椿鲜活的生命体验也被异化成文档里干瘪的字符，这种异化反映出现代人的普遍精神困境：我们看似进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却失去了与生命本源的联系。当杜椿参与建设木器陈列馆时，他终于完成了这场迟来的“文化认祖”。那些阔别已久的家乡记忆，是自以为消失却隐藏在身体里的尾骨，声声乡愁始终在离人耳边回响，文化的根须也在一次次回望故土中愈发清晰。

《木字旁们》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代人普遍的身份认同焦虑与不息的精神寻根冲动，照见了每个人心中隐形的“木字旁”。在姓名与命运、传统与创新、逃离与回归的辩证中，夏群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那些镌刻在灵魂深处的文化印记，终将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苏醒，指引我们寻回精神的归途。